【石油观察家】哈萨克斯坦资源法演变及新法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文 | 马军强1，王金高1，明海会2，袁志坤1，刘晓天3

( 1.中油国际（曼格什套）公司；2.中油国际（PK）公司；3.中石化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

摘　要：以哈萨克斯坦新资源法颁布为契机，介绍哈国矿产资源法演变历程与执行情况。资源法是矿产领域的基础法律文件，对哈国吸引外资，合理利用矿产资源，平衡国家、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分配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分析新《矿产资源及矿产资源利用法典》在名称、结构、油气合同类型、资源使用权的授予方式及与勘探有关的变化，介绍新增“基础设计文件”概念，强化弃置基金管理。提醒投资者注意法律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勘探开发联合型合同与合理利用资源的问题，弃置基金的执行情况，区块的产生与范围划定，试油过程中伴生气的燃放，以及对老油田石油合同的管理。

关键词：哈萨克斯坦；新资源法；执行情况；矿产和矿产资源使用法

2018年6月29日，哈萨克斯坦新《矿产资源及矿产资源利用法典》（简称《新资源法》）正式生效。《新资源法》的颁布立刻引起业内的广泛关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哈矿产资源领域合作逐步深入，投资者对《新资源法》的理解和应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探讨哈国矿产资源法演化历程、新法的主要条款变化、主管机关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期对中哈在矿产资源领域特别是油气的合作有所裨益。

1

矿产资源利用领域法律及其演变过程

1992年5月30日，哈萨克斯坦通过《矿产资源和矿产原料加工利用法典》（简称《92资源法》），首次为国内外私人资本进入矿产资源领域提供了法律依据。《92资源法》出台后，哈国政府做了一系列修订与补充。1992－1994年，先后颁布了《保护与利用哈国矿产资源的国家监督条例》《哈国矿产资源信息的出售（转让、交换、变卖）流程条例》《矿产和技术成因矿物等国有矿产开发管理条例》《非单一目的的地质研究和矿产资源开发与使用授权程序》法令。1994年4月，总统批准了《关于整顿地质研究和矿产资源开发的补充办法》，同年8月，内阁决议批准《哈国矿产资源使用许可证授权程序》，1996年8月，政府批准了“通过许可证－合同的联合形式授予资源使用权”的决议。哈国矿产资源法的发展与演变大致可划分为5个阶段。

1.1 1992－1994年，矿产资源法的颁布与试用探索阶段

1992年5月30日，哈国出台了第一部矿产资源领域法律——《矿产资源和矿产原料加工利用法典》（该法主要用于协调油气利用领域的各种问题），奠定了矿产资源领域的法律基础。但在实施过程中很快发现，该法存在大量空白和内容抵触，更重要的是立法观念不符合哈国独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阻碍了哈国矿产资源行业的快速发展。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1）出台仓促，有失周全，哈国1991年12月16日宣告独立，矿产资源法在独立不足半年后出台，立法者不可能考虑周全；2）经济转型，认识局限，哈萨克斯坦刚刚从计划转入市场经济，不论政府首脑还是立法者对市场的认识尚浅，更缺少相应的立法经验；3）外来借鉴，缺少实践，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大量借鉴了西方和俄罗斯的经验，但要做到适合哈萨克斯坦国情，只能通过实践去验证。

尽管《92资源法》存在明显不足，但是仍吸引了不少投资者进入哈国油气领域，在此期间促成的田吉兹雪佛龙项目成功运营至今，该项目的生产商田吉兹雪佛龙石油公司是哈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商。

1.2 1995－1999年，法律完善，大力吸引外资阶段

1995年6月和1996年1月，哈国分别颁布《石油法》和《矿产资源及矿产资源利用法》（简称《96资源法》）。这两部法律结构简单，逻辑清晰，内容也较详尽，提出了保障资源使用者权利等超前性条款，保护了投资方的利益。但不足之处在于，两法均不能协调矿产资源利用合同签署后生产经营中出现的问题。

在这一阶段，石油作为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矿产资源被单独列出。《石油法》引入了许可证－石油合同的概念，内容涉及：1）许可证－石油合同制度；2）勘探许可证持有者在获得商业发现后，具有优先获得开发许可权的规定；3）资源使用权的获得既可以通过竞标，也可以通过直接谈判。

这一时期，哈国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外国投资者利益的新法规，例如公司法、土地使用法，以及银行、外汇管理规定等。显然，哈国为大量吸引外资，立法迎合了当时油价低迷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不过，为了保护本国装备制造和服务业的发展，《96资源法》第一次引入了本地含量（最初称“哈萨克斯坦含量”）概念。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利益，但投资者更在意政府营造“投资者最优惠政策”的意图，签署了一系列勘探开发合同。

在油气领域，1996年加拿大Hurricane Kumkol公司收购South oil & gas（现Petro Kazakhstan）股份公司资产，同时获得被收购公司拥有的Kazgermunai和Turgai石油公司的股份。此外，哈国私有化了Kizilkia、Aryskum、Maibulak和南Kumkol油田。

1997年6月，中国石油获得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60.3%的股份（占持票股份的66.67%）。1997年11月，多国财团①与哈国政府签署了产品分成协议，获得北里海5600平方千米的勘探开发权。

1.3 1999－2010年，政策收紧阶段

1998年8月，哈国政府出台了《石油法》和《矿产资源及矿产资源利用法》的修改法案。内容主要包含：1）取消许可证－石油合同制度，实行单一的合同制，简化流程；2）建立基于竞争方式授予资源使用权的机制；3）授予国家公司特殊地位和特权；4）对物资、工程和服务的采购做出更严格规定，强化“本地含量”要求，保护国内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不过，仍缺少协调资源使用与环境保护和海上资源开发的规定。

这一时期的矿产资源法频繁修改，进一步收紧资源使用政策，加强国家对资源的管控。期间，2004年开始编纂新法，2005年出台了《海上油气作业产品分成合同法》，但于2009年废除。2010年新的《矿产资源及矿产资源利用法》诞生，宣告《石油法》和《96资源法》终结。这是金融风暴后全球经济困难时期，国际油价从1999年初不足10美元/桶，2008年中期飙升至147美元/桶历史高点，年底又降至约30美元/桶。尽管哈国收紧矿产资源政策，外商对在哈投资仍有热情，尤其是2000年卡沙甘巨型油气田的发现，使国际大石油公司将目光转向哈萨克斯坦。

在此期间，中哈油气合作硕果累累，中国石油（北布扎奇，2003年；KAM，2004年；ADM，2005年；PK，2005年；MMG，2009年），中国石化（FIOC，2004年），中信集团（Karazhanbas，2006年；东Mortuk，2007年；KMK②，2009年），振华石油（KAM，2004年/2009年③），中国投资公司CIC（KMG P&D，2009年）和其他公司（Embavedyoil，2005年；Potential Oil，2008年）在哈的众多收购或参股项目均在这一时期促成，占中哈油气合作项目的70%以上。

1.4 2010－2018年，完善法规，政府严格管控阶段

2010年6月，哈国颁布新的《矿产资源和矿产资源利用法》（简称《2010资源法》）对《石油法》和《96资源法》进行合并和修订，用一套法律协调油气和其他矿产资源利用领域的全部事宜，但没有改变国家干预资源使用者和分包商经营活动的现实，并增加了一系列不稳定性条款：1）删除了旧法中保障资源使用合同条款；2）增加了阶梯性税收条款；3）增加了主管机关单方面解除资源使用合同的条款（特别是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田）；4）要求资源使用者履行社会赞助、科研、当地员工培训义务；5）控制采办流程，严格执行“本地含量”义务；6）补充海上资源勘探开发条款。还出台一系列补充条例和法规，特别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和税收方面。强化了环保要求，提高了环保罚款和税收额度。这一时期是政府严格管控的政策收紧期。

《2010资源法》出台后5年内修改了25次，并且多数情况下改动幅度较大，有些修改还出现反复。例如，2014年下半年，哈国政府进行部委重组，大量的权利下放给职权机关，结果之前被政府废除的条款，又被主管职权机关重拾再次出台。

《2010资源法》包含惩罚性极强的环保规定，给投资商带来巨大压力，频繁修订加大了投资风险，生僻晦涩的术语和条款使解读困难，政府机关的过度监管、繁琐的程序和低下的工作效率，随时都有让投资者面临破产或被吊销石油合同的危险，因此难以吸引大规模投资。这一时期，中资企业在哈国的油气合作较少，且以小型项目为主：MI能源公司于2011年收购Emir石油公司，中国石油于2012年获得KMK50%+1股的股份，中国石化于2015年收购里海投资资源公司，洲际油气公司分别于2014、2016年获得马腾（Maten Petroleum）和克山（KoZhaN）两公司资产。

1.5 2018年6月以来，法律与国际接轨阶段

2014年1月17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在告全国人民书《哈萨克斯坦强国之路——2050：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共同未来》中提到：“提高传统采矿业的竞争力对我们很重要，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哈国的天然竞争优势所在。”然而哈国银行的统计显示，2012年以来，哈国吸引外资量呈明显减少的态势（见图1），



特别是2015年仅吸引外资147.5亿美元，与2012年最高峰288.9亿美元相比降幅近50%。这显然不符合哈国提高传统采矿业竞争力的目的，也与强国之路相悖。

于是，总统授权政府聘请世界银行和邓迪大学等权威机构详细分析矿产资源法中的不足，调集投资与发展部、能源部、国民经济部、萨姆鲁克－卡兹纳（Samruk-Kazyna）基金会等力量，广泛征集资源使用者意见，采用国际立法理念编纂新法，简化矿权合同审发程序，加强对先进技术和外资的引进。经过近两年的调研与编写，2017年12月27日，哈国总统签署《哈萨克斯坦矿产资源及矿产资源利用法典》（简称《新资源法》），并于2018年6月29日正式生效。从此，哈国矿产资源法步入了自由化、透明化并开始与国际接轨的发展阶段。

回顾哈国矿产资源法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看到，为吸引投资、合理利用矿产资源、协调资源使用者与主管机关间的关系提供依据和保障，但频繁修改与补充也给投资者经营、管理带来了风险。总体上，哈国矿产资源法的监管作用是积极的，促进了矿产资源领域，特别是油气行业的迅速发展。国际大油气公司也将投资转向哈萨克斯坦，1992－1993年：埃尔夫油气（Elf Neftegaz）、英国天然气（British Gas）、阿吉普（Agip）、美孚、BP、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道达尔、壳牌等分别以多种形式参与阿克纠宾斯克州和西哈萨克斯坦州的油气勘探与开发。哈国已成为中亚五国中发展最快的国家，经济总量在独联体国家中排名第二。

2

新资源法出台和主要条款变化

《新资源法》的出台立刻引起在哈国矿产资源领域投资者的广泛关注，有关《新资源法》的出台背景、内容及其对中资能源企业在哈投资的影响与建议等，已有很多较为详细的论述和解读，本文不再赘述，笔者主要讨论《新资源法》的有关变化和问题。

2.1 名称与结构变化

《新资源法》将“法律”改为“法典”，提高了法律位阶，突出了矿产资源领域法律的地位和重要性。立法者认为，“法典”是强调应用于某行业的专有法，用一套《新资源法》协调矿产资源领域的全部问题。

《新资源法》共278条分35章10个部分，取消了费解的专业术语及定义部分。前5部分13章83条为通则，包括“通用规则”“资源使用制度”“工业安全”“国家管控”和“解决争议程序”。后5部分分别专门论述：“矿产资源地质研究④”“油气勘探开发”“铀矿开采”“普通固体矿产的勘探开发”和“地下空间⑤与手工采金业”。“通则”和“专则”分开描述，结构简介，脉络清晰，与旧法将多种类型矿产杂糅在一起相比，更便于理解和使用。

2.2 油气合同及相关变更

《新资源法》生效后签署的新石油合同，将不再有“勘探合同”“开发合同”和“勘探开发联合型合同”之分，仅保留最后一种。资源使用者签署石油合同后，在勘探期内实施勘探作业，勘探获得商业油气发现后，按规定计算上报储量、报批开发方案，承诺开发期义务，申请并经批准后转入开发。从根本上打消了原“勘探合同”持有者担心完成勘探工作取得发现后，不能保证获得开发权的顾虑。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投资者利益，降低了投资风险。

《新资源法》规定项目公司不需要再编写勘探“工作计划”，而将勘探规划和开发方案的指标编入“基础设计文件”作为合同义务。“基础设计文件”需要先经指定的独立评审机构评审，然后报政府审批，审批机构为勘探开发中央委员会。“基础设计文件”中全部工作都属于合同义务，取消“最小合同义务工作量”，因此资源使用者在编制“基础设计文件”时，必须着眼长远，避免因完不成合同义务而受到处罚。

《新资源法》取消了对勘探层位和深度的限制，合同持有者可以根据地质条件，自主优选勘探目标，避免了因主观预判规定勘探层位，导致发现潜力层与规定勘探层不一致，重新变更登记的问题。相应地，在同一个平面区域内，纵向上也不再授予两个及以上资源使用者，避免作业冲突、重复性工作和投资的浪费，提高了勘探效率。

2.3 资源使用权的授予方式

《新资源法》规定，除国有公司（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KMG）具备特权，可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获得油气资源使用权外，其他所有油气资源使用权均须通过拍卖的方式授予。拍卖流程为：政府主管机关发布拍卖信息—竞拍者提交参拍申请—主管机关公布竞拍条件、日期和符合竞拍者名单—执行拍卖，出价最高者获得资源使用权。拍卖提高了优选资源使用者的透明度，过程更加公平。

对于铀矿，国家只授予开发矿权，且只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授予哈萨克斯坦原子能总公司，该公司在获得开发权后，可以寻找外部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至于普通固体矿产、地质研究、手工采金业，则需通过招标颁发许可证。

2.4 强化弃置基金管理

旧法要求资源使用者自2009年1月1日起计提弃置基金，额度为当年生产费用额度的1%，可存入哈国境内任何一个二级以上银行的专门账户里。之前的矿产资源法虽有要求，但缺少强制性监管，不执行弃置基金计提的资源使用者也并未受到相应的惩罚。《新资源法》规定必须强制执行弃置基金，可通过银行担保、押金和（或）保险的形式缴纳，并且根据弃置作业的市场价格每3年测算一次额度，列入开发方案中严格执行。

尽管《新资源法》变更繁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1）利于政府的收紧性政策，包括本地化含量、基础设计文件、终止合同的条件、油气和铀等重要矿产的管控、强化弃置基金管理等；2）利于投资者的宽松性政策，包括勘探开发联合型合同、拍卖授权、简化矿权发放程序、引入国际储量报告标准体系、编制矿产资源管理规划，免除勘探期签字费、社会赞助、培训和科研义务等。

3

《新资源法》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新资源法》的变化明显，并相对健全和明确，但也难免存在疏漏、条款间相互矛盾和同一条款多种解读等问题。因此执法者的认识水平、意愿以及执行效果，更为资源使用者所关注。有鉴于哈萨克斯坦矿产资源法律过去的执行情况，《新资源法》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值得关注的问题。

3.1 勘探开发联合型合同与资源的有效利用

大多数资源使用者以为“勘探开发联合型合同”就是勘探开发“任我行”，其实不然。通读整套法律不难理解，联合型合同中勘探、开发是前后顺延的两个阶段，勘探工作完成有发现，则申请转入开发，一旦获批进入开发阶段，则勘探期结束。需要强调的是，哈国资源法规定在进入开发阶段后，在规定的平面区域和纵向深度内进行开采作业，绝不允许继续勘探。

哈国立法者和执法者认为，勘探之所以转入开发，是因为勘探清楚了，即勘探工作结束了，勘探与开发是前后衔接顺其自然的两个阶段，既然已转入开发，说明勘探已成为“过去式”。但是他们忽略了因早期勘探技术和资金等条件限制导致的勘探不彻底、认识不到位，以及遗漏研究区域内部分特殊型油气/矿藏的情况，也未考虑“滚动勘探”的必要性。为解决该问题，以往的矿产资源法规定资源使用者须重新申请勘探权进行勘探，可是此勘探权已不是原合同中授予的彼勘探权了。新勘探权如果通过竞争授发，无法保证原资源使用者中标，如果其他人中标，就会在同一个平面区域内出现多个资源使用者，这与《新资源法》的规定相矛盾。如果执行开发作业的资源使用者认为遗漏的区域或层位勘探潜力不够大，不足以吸引其花大力气与主管机关谈条件、签文件、编制并报批勘探规划方案等，就会对潜在的油气/矿藏置之不理，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待发现资源的浪费。

试想，若资源使用者不需任何额外手续，只需在开发过程中适当增加投入，兼顾勘探（例如，加深开发井勘探深层），若获得发现，则皆大欢喜，若无新发现，也不会造成重大勘探损失，这是既经济又高效的方式。当然，如果不规定勘探、开发界限，任由资源使用者自主操作，也难以完全防范其唯利是图，隐瞒开采新发现油气/矿藏，给资源国带来损失的风险。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平衡资源使用者与政府间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鼓励投资者发现新资源，应是执法者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3.2 对弃置基金的理解与提用尚存争议

《新资源法》强化了对弃置基金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1）弃置基金早已有之，不属于新规定；2）考虑到早期签署的石油合同无弃置基金要求，为了便于操作，《新资源法》采用与开发方案挂钩的办法，将弃置基金作为开发指标中的一项内容，强化管理和执行。

对于正在开发的油气/矿藏，之前报批的开发方案只在一个综合表格中提及弃置基金为生产费用额的1%（有的方案中是开采费用的1%，有的是投资者总投资的1%，还有方案的计提标准为吨油美元销售价格的0.03%）。需要注意的是，投资者付出的“投资”（或总投入）与财务会计定义的与“费用”相对的“投资”不是一个概念。虽然存在国际会计准则，但是各地区、各企业可根据自身利益，很容易将同一类型的作业支出归为“费用”或“投资”。

开发方案本身具有一定有效期，如果短期内不需要编制新开发方案，则难以实现立即强制性执行对弃置基金的要求，需要一个过渡期，而这个时段又不同于《新资源法》中诸多过渡条款的过渡期，没有明确的期限规定，只能靠资源使用者与主管机关协商确定。结果《新资源法》本意的强制性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就会变得模糊，甚至大打折扣。

另外，弃置基金的提用条件还存在争议。笔者曾向多名《新资源法》编纂者咨询弃置基金的使用条件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弃置基金旨在油气田枯竭后，用于拆除设备，恢复原地貌之用，因此只允许在资源开采殆尽后使用。另一观点认为，在资源枯竭前的经营过程中，与油气田最终废弃有关的一些作业费用，可以从弃置基金中提用，例如报废油气井的费用。后者的理由是，如果开发过程中报废井的费用不能从弃置基金提取，则会导致资源使用者为了减少支出，故意将需要报废的井长期关停，等到油田开发完全结束后才报废。众所周知，需要报废的井长期关停，可能导致井下套管损坏、地层间串流，引起环境问题，所以应该允许使用弃置基金，鼓励及时按程序报废。然而，立法者中坚持第一种观点的居多，执法者如何认识，资源使用者该如何遵从，又是一个需要政府明确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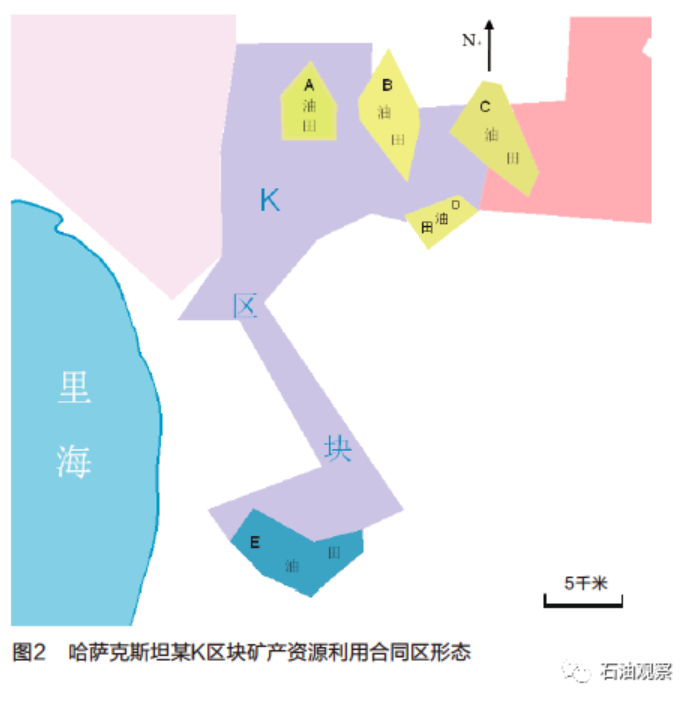
3.3 区块的产生与范围划定

《新资源法》中的“矿产资源地质研究”是在一个新区勘探资源潜力的第一步。以油气行业为例，首先利用重力、航磁、电法勘探和地质露头研究等手段，发现潜在含油气构造。之后国家矿产资源基金管理规划署依据构造形态和范围划定区块，命名或编号，转交能源部拍卖。竞拍中胜出的资源使用者获权实施勘探，若发现油气藏，则编制文件，报批登记。对于跨出区块边界的部分油气藏，明确规定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扩边或有偿出让。

然而，实际情况是，哈国全境在苏联时期就开展过大规模基础地质调查，现有大部分油气田也是在哈国独立前发现并投入开发的，当然哈国境内仍遗存大量待钻井证实的构造和尚需深入研究的区域。这样的结果是，主管机关在划定新招标区块竞拍时就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在已有大量油气发现的成熟区。例如，哈国西部某地2015年推出招标的K区块（见图2），总面积368平方千米，北部环绕A油田，东北部夹在BCD三个相邻油田内；中南部呈狭长条状，宽度不足2千米；南端是已发现的E油田，中部向西尖角型凸出。单从平面关系上看，仅中部偏北不足100平方千米的区域值得做一些勘探工作，区块整体范围内发现油气藏的可能性不大，基本没有深入研究的意义，资源使用者对这样的区块自然不感兴趣。此案例反映出，划定区块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主管机关人员的执法水平都存在一定问题。

3.4 试油过程中伴生气的燃放与利用

以前的矿产资源法都对探井试油过程中产生的天然气燃放问题做了明确规定，要求办理试油燃放许可，通过放空火炬烧掉伴生天然气，以防污染环境。对新的勘探地区，这一规定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是在一个开发期的成熟油区，地面管网和配套设备完善，有能力接纳区内探井试油过程中产出的油气，测试产出的原油可按规定内销，获得的天然气处理后可以利用，既避免燃放污染，又节约资源，还省去办理燃放许可的程序，何乐而不为。笔者在工作中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经与主管部门协商，得到的答复是“依法行事”。显然，执法者过于教条，而立法者也考虑欠充分。



3.5 对老油田石油合同疏于管理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哈国对大批在产老油田私有化，并签署了勘探开发联合型石油合同，资源使用者接管在产油田后，继续直接开采，无需也不会施行任何勘探作业。长期以来，执法者对于勘探开发联合型石油合同不进行勘探作业的问题置之不理，资源使用者也不愿惹麻烦，双方长期相安无事。

近几年，主管机关发现问题，陆续通知持有勘探开发联合型石油合同的资源使用者按合同要求完成勘探作业。主管机关考虑到实际情况，允许资源使用者可以不开展任何实质性勘探作业，但必须完成勘探期结束所需的文件编写与资料上报等工作，否则以罚款或吊销合同相威胁。以上两个问题反映出，立法者的立法思想仅针对新探区，对老区的实际情况欠考虑，并且疏于监管。

通过上述几个实例不难看出，哈国矿产领域法律的执行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新法可以一夜出台，但是政府主管机关人员的思维方式很难在短时间转变，执法者对各类矿产资源专业的认知、法律理解和监督职责等方面的认识与分工都存在问题，必然影响《新资源法》的实施与运用，值得投资者重视。

4

结论及建议

哈国矿产资源领域法律演变过程中经历了频繁修改，《新资源法》具备了国际化、自由化、简洁化的立法思想，反映了与国际接轨的愿望（例如政府已颁布命令，将主要使用俄语字母拼写的哈语改为拉丁字母）。但哈国能源领域投资的大环境和矿产资源法的大框架不会变。矿产资源法的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监管部门的认识水平和具体执行情况。对此，建议外资企业在哈投资注意以下几点。

1）必须认清矿产资源法的本质是协调政府与资源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平衡资源国、地方政府和投资者三方利益。频繁修改与变化既是风险也是机遇，资源使用者可以依据新修订条款，与政府主管机关进行谈判，争取更宽松的条件。

2）新资源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条款，例如内销油比例。又如，签署勘探开发联合型石油合同前承诺的开发期培训、科研、社会赞助等义务量，与后期发现油气资源规模的实际情况脱节。这些义务量的多少本应取决于油气田的规模、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企业盈利情况等因素，过早的承诺与资源使用者能够或应该承担的义务量相差较远。

3）哈国广泛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文件。法规是对共性问题的规定，每一个项目都有其特殊性，资源使用者须善于并勇于与政府部门谈判，大胆提出有依据的要求，争取更优惠的条件。例如，卡沙甘油田的美国海上钻井平台不入哈国海关（近两年才逐步办理入关手续）；田吉兹油田限制当地政府部门随意进入油区，油区内部用车不在交管部门登记；政府承诺不追究MMG项目收购前发生的石油合同义务等。

4）作为哈萨克斯坦的重要邻国和资源进口大国，中国与哈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中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缘和社会优势；“一带一路”倡议、哈国“入世”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两国广泛合作的政治优势。中美贸易摩擦，促使中国将目光转向邻邦，哈萨克斯坦作为“一带一路”的陆上桥头堡，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哈合作，中资企业（以及外部投资者）需要认清，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资源国会收紧政策，加强管控，最大限度争取本国利益这一终极努力方向。

5）受矿产资源客观条件限制，资源领域的发展不是无限的，会在一定时期呈阶段性饱和状态。当前，哈国很难再拿出前景较好的油气勘探开发新项目寻求合作，发展已进入瓶颈期。不过，随着国际油价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西方大石油公司可能会逐步撤出开发难度大、含水率高、利润低的合作项目。这为中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利用精细开发技术优势，推广低成本战略，接受这类油气项目提供了机遇。

（来源：《国际石油经济》 Vol.26, No.10）